

說文段注訂補

說文段注訂補第十三

蕭山王紹蘭著

閣所以止扉者从門各聲 注云釋宮曰所以止扉謂
之閣郭注門辟旁長槩也引左傳高其閤閣而又云
閣長杙卽門槩也案郭云門辟旁長槩者謂門開則
邊旁有兩長槩使其止而不過也云卽門槩者謂左
傳之閣卽他經之闐兩扉中之槩也是二者皆所以
止扉皆謂之閣但左傳主謂中門者耳許闐訓門槩
閣訓所以止扉則畫然二義許本諸釋宮今本釋宮
譌爲閔陸氏音義不辯是非云本亦作閣音各郭注

本無此字不知郭氏於衙門謂之閤下引左盟諸僖
閤於所以止扉謂之閤下引左高其開閣郭作注時
閣絕未誤爲闕注亦絕無誤也顏師古匡謬正俗分
別閤閣二字不同所引左傳作開閣所引爾雅及注
皆作閣今雅雨堂刻本謫亂不可讀左傳高其開閣
開閣門也高其門則所以止扉亦必高蓋晉館門不
容車失於狹小致子產壞垣故士文伯餽說門雖小
而甚高此處無取開閤連文陸氏音義亦誤從閤轉
云讀者因爾雅或作閣因改左傳作各音與爾雅音
義皆爲顛倒見其誤不可不正也開本訓直槩所以

扞格者引申之橫者可以度物亦曰闕如內則所云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闕漢時天祿石渠闕皆所以闕
書籍皆是也闕字之義如此故凡止而不行皆得謂
之闕儻爾雅作謂之闕於所以止扉何涉乎 子產
何以毀垣因門不容車也亦因門闕高也觀孫叔敖
患民卑車因敎閭里高其柵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此非闕高而車不得入之證乎故郭云左傳之闕卽
門槩也 左傳閉闕杜注闕門也此必有誤杜本乃
誤本郭景純顏師古所據本不誤陸之音義孔之正
義皆據誤本爲之 又左傳閉字沈重云閉也此必

古說蓋閉閣猶禮記之扞格也閉本不从門後人因
閣亦加門耳 蔡邕月令章句於修鍵閉云鍵門牡
所以止扉亦謂之剡移鄭注亦云鍵牡閉牝案蔡謂
鍵爲門牡許則云闔爲門牡蓋闔居關之下門之中
漢書所謂門牡者而閣居兩旁每扉以一長杙上貫
於過門板下拄於地故云所以止扉古謂之剡移有
闔有閣又有閣者慎於待暴也故曰高其閉閣厚其
牆垣以無憂客使閣亦得備牡而與闔異物 闔與
閣皆閉門乃用之不比闔爲外物謂相卽閣誤矣
訂曰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

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荆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闢闕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杜元凱注云闕門也徐仙閣音宏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杜元凱注曰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闕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楸也左傳曰高其闢闕案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內迫迮者卽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爲門戶非闕止盜

之方文伯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
止須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不可踰越蓋
是門既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產爲
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閤與
閣二字相似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覈就
而通之未爲允當以上匡案作閤者左傳原文也作
閣者傳寫之誤也元凱從作閤之本而訓爲門允矣
當矣郭注爾雅引作閉閣則爲東晉時誤本所惑師
古不知正景純之誤反據其所引以規杜注非也今
取師古之說而尋究之其不可通者有七凡門之高

與牆相稱言門高則牆高可知門牆俱高則盜賊不能踰越故必高其閤而後無憂客使也而云高爲門戶非關止盜之方其不可通一也傳云高其閤閤厚其牆垣閤與閉同義皆謂門也猶垣與牆同義垣亦牆也邵氏爾雅正義曰閤既爲門閤亦爲門不當重見非也今易閤以閤閤爲門旁止扉之楹而閉則爲門之大名二者竝稱名物固已不倫且何以棖闌之屬皆置而不言而獨有取於止扉之閤其不可通二也高其閤閤謂館門高大也若止扉之閤卑之不足以爲陋高之不足以爲美何所取而必欲高之乎其不可通三也門不容車

謂門小也若謂止扉太高車不能進則是礙於止扉
而不入非門小不能容矣則傳當言門不通車何得
言門不容車乎其不可通四也館門高大則可容車
館門既容車矣而止扉太高有礙於車則子產但毀
其止扉卽可以納車馬何必舍閣而毀垣致干晉人
之責讓乎若館門卑小實不能容則雖止扉不高車
馬亦不能入車之容不容在乎門之大小不繫乎閣
之高卑而謂門不容車由於止扉之高其不可通五
也杜注門庭之內迫迮不當兼言庭釋門不容車也又有
牆垣之限釋不可踰越也不可踰越謂牆垣限之非

謂止扉太高車不能踰之而過也郭說止扉曰門辟
旁長楹也辟與闕同開也謂兩扉既開其旁有長楹
以止之也蓋止扉之楹在門內兩旁門開則插楹於
地以止扉使不動若今城門既開插木椿於旁以止
之是也車由門閒出入闕在門內兩旁不當車道雖
高不礙車之出入而云止扉又高不容車入其不可
通六也牢固門戶以禦盜賊自有關鍵之屬與止扉
之闕無涉闕以止既開之扉非以固既闕之扉也段氏
說文注謂闕開門乃用之非是何扞禦寇賊之有而云門既不大止
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其不可通七也尋文究理

實不當如師古所說善乎陸氏音義之言曰爾雅所以止扉謂之闕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開闕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爲穿鑿此足以糾小顏之失矣徐仙民與景純同時

東晉人師古諱民故稱徐仙

而所作左傳音但音宏不音各陸元

朗亦但謂讀者改左傳作各音而不言左傳舊本作闕然則買服諸家之本皆作開闕無作闕者可知左思魏都賦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開闕起建安而首立張載注引春秋左傳曰高其開闕又曰爾雅曰闕巷門也一曰闕門中所從出入也

太冲孟陽所據左傳字竝作閤與元凱同則西晉以前舊本皆不誤至東晉時始有譌作閣者而郭氏誤用之以注爾雅耳學者實事求是自當據元凱以規景純之失何得襲謬承譌而以不誤者爲誤乎近世通儒若惠氏定字段氏若膺皆舍元朗之正論而從師古之曲說竟欲以東晉時傳寫之誤字改西晉以前不誤之舊本此不可以不辨王伯申說

闕關下牡也 注云關者橫物卽今之門樞闕下牡者謂以直木上貫闕下插地是與關有牝牡之別漢書所謂牡飛牡亾者謂此也月令曰修鍵閉慎管籥注

曰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然則闕下牡謂之鍵亦謂之籥籥卽闕之假借字析言之則鍵與闕有二渾言之則一物也金滕啟籥見書亦謂關閉兆書者古無鎖鑰字蓋古祇用木爲不用金鐵故說文鍵下祇云鉉不云門牡

訂曰啟籥見書馬融注曰籥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竝同謹案書者占兆之辭籥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啟籥然後見書也啟謂展視之下文以啟金滕之書與此同少儀曰執策籥尙左手策著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故弁言之說文曰籥書僮竹筥也筥潁川

人名小兒所書寫爲咎廣雅曰籥咎籥也是籥爲簡屬也馬鄭王三家以籥爲開藏之管其誤有二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衆注曰管謂籥鍵謂牡月令修鍵閉慎管籥鄭注曰管籥搏鍵器是籥者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籥也且所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曰公歸乃內冊于金滕之匱中又曰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然後并占兆之書藏之匱中方其爲壇於外卽命元龜唯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啟

之哉少儀注又曰箒如笛三孔龜策之策與羽箒之
箒連文為不類矣段氏說文闕字注以此箒為闕下
牡案說文闕闕下牡也闕以木橫持門戶也是闕闕
惟門戶用之卜兆之書藏於匱中安得有門戶而施
以闕闕乎且何不直云啟匱而迂回其文而言啟箒
乎段說非也

廣臣也 注改臣為頤云頤各本作臣今正許書主
篆文也 又云文王毛傳曰緝熙光明也此係釋詁
而必兼言明者欲與叔向之語不相違也昊天有成
命傳直用叔向語者周語叔向日緝明也熙廣也以叔向固釋此

詩也敬之緝熙于光明傳曰光廣也者以緝熙既訓
光明則光明於光明文理難通故此光必訓廣也然
則文王敬之熙訓光昊天有成命熙訓廣未嘗不析
之甚細矣

訂曰配从叵故以叵解之段氏乃改作頤謂許書主
篆文今攷許書市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
从巾象連帶之形此古文也鞞篆文市从韋从友如
段說凡說解中皆當作鞞而給下云士無市有鞞則
主古文不主篆懼恐也从心瞿聲此篆文也愚古文
如段說凡說解中皆當作懼而欵下云愚意

今本誤
作悲辨

見款亦主古文不主篆也虫也象冤曲承尾形此古

文也蛇也或从虫如段說凡說解中皆當作蛇而龜

下云龜鼈之類以虫為雄亦主古文不主篆以此例

之明許書不盡主篆文不煩改區為頤矣廣臣即廣

頤經典通作頤左氏文元年傳周內史叔服曰穀也

豐下豐下蓋即廣臣故杜注云蓋面方江表傳謂之

鬻奴文謂之豐頤唐書公主傳曰廣頤用此廣臣之文韓詩碩大且媿辭君曰

媿重頤也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八重頤言其豐厚猶廣臣也春

秋元命包曰后稷歧頤御覽同上亦謂其兩區廣如歧出

之形又案段氏謂光即廣徵引甚詳而不及堯典

之光被四表亦失之疏王氏伯申曰漢書宣帝紀蕭
望之傳竝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周易集解比
卦載荀爽注曰聖王之信光被四表北堂書鈔樂部
一鈔引樂緯堯樂曰大章注曰言德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其道大章明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舒之足
以光四表高誘注淮南倣真篇曰頗讀光被四表之
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魏公卿
上尊號奏碑曰邁恩種德光被四表曹植求通親親
表曰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王粲無射鍾銘曰
格于上下光于四方皆義本堯典班固典引光被六

幽蔡邕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尙書曰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周頌譜曰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噫嘻篇既昭假爾筮曰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
正義竝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曰言堯
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齊其明鄭氏傳古文尙書而字亦作光
爾雅桃充也孫炎本桃作光臯陶謨曰帝光天之下
正義曰充滿大天之下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孔傳曰光充也光與廣亦同聲周頌敬之
傳曰光廣也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爾雅曰緝熙光

也僖公十五年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疏曰光猶遠也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光是光與廣通皆充廓之義方言曰幅廣爲充是也故堯典言光被四表而漢書禮樂志曰聖主廣被之資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曰堯廣被四表致於龜龍漢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聖朝勞神日吳廣被四表成陽令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之恩沈子瑀綿竹江堰碑曰廣被四表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

表也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則光被之光又作廣字異而聲義同

經義述聞

此足徵段注之疏漏矣

又案段

云敬之傳曰光廣也者以緝熙既訓光明則光明于光明文理難通故此傳必訓廣又云文王敬之熙訓光今謂光廣聲義皆同故敬之傳訓光爲廣且古人自有複語光明于光明于之言乎光明于光明猶言光明乎光明以見光明又進於光明與上文日就月將義正相足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公羊傳四年何休解詁徐彥疏曰春秋說文

尋繹毛傳文義

竝不難通故鄭箋云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
賢中之賢也鄭以之字釋經于字之亦于也于亦於
也亏部亏於也王氏經傳釋詞曰之猶於也諸之一
聲之轉諸訓爲於故之亦訓爲於禮記檀弓曰之
灰而致灰之不仁之灰而致生之不知言於灰而致
灰之則不仁於灰而致生之則不知也鄭訓之爲往
失之大學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言於其所親愛
而辟也鄭訓之爲適亦失之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
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
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亦於也互文耳此卽康成讀
光明于光明之確證不以爲文義難通也段謂傳因
是訓光爲廣旣非毛意亦不知鄭讀矣又敬之篇熙
字無傳安得謂熙訓光而與文王篇連類及之也

从臣已聲

補曰已下云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
章从臣以已為聲蓋取臣養萬物之義而廣臣之
會意亦見矣

尸古文𠂔从尸 注云案此古文从尸疑當作从尸凡
人體字多从尸不當从尸也顧命夾兩階𠂔某氏云
堂廉曰𠂔廣雅云𠂔切也此因堂邊圻堦象人下領
之廣闊故借以為名而讀牀史切 又云案九經字
樣云說文作𠂔經典作𠂔然則今本說文異於唐時
也然唐時已从尸則亦誤矣

訂曰此古文𠂔从尸取尸之𠂔象人之臣从已聲也

戶是象形何必从尸
因部肩髀也从肉象形肩俗肩
从尸雖俗肩亦不从尸
而从尸其正字亦非从尸
肩既从尸尸從可知象臣之形固不妨遠取諸物也
段氏謂當从尸反以今本作尸唐時作卮从尸者爲誤
無徵之說其可信乎爾雅釋宮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落時謂之尸郭注云持門樞者或達北樞以爲固程氏

釋宮小記曰余謂樞達北樞北樞在室東北隅室東北隅食所居曰宦凡古文从尸戶樞相近而樞達北

樞故尸樞亦謂之尸紹蘭案說文樞夢也夢複屋棟也古者廟

寢正門皆南鄉門持樞者何能達於北樞即謂西南

其戶小雅斯干毛傳云西鄉戶南鄉戶也以戶之西鄉近北者論之持

樞之物亦何能達於北方複屋之棟也

若如程說北

隅則西鄉戶持樞者更不能自西而北而東北以達於其樞而南鄉之戶與門又無論矣又推程說必若

夏后氏世室之五室據鄭義木室於東北當有四戶

入室然五室象五行木室為青帝之室又不得謂之

官室不謂世室明堂是郭程二義終不可通也矣

此當讀樞達為句北方謂之落時為句落時謂之庀

為句上文樞謂之樞即今門旁上者穿孔下者如曰

以持止扉之閣者也

下文云閣謂之扉所以止扉謂

之閣郭注門辟旁長櫪也左傳

曰高其閣閣長杖邵氏正義曰說文閣所以止扉

者繫傳云爾雅弋長者謂之閣所以止扉即今云門

頽扇所附著也陸本誤作謂之閣諸本俱誤其誤今

據郭注歧正左氏襄三十一一年傳今本作開閣釋文

云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閣字是郭氏所據本也今

案邵說是也爾雅既言樞達又言閣者猶既言在地

者謂之臬臬卽門槩又樞達卽止扉之闕附著於門
言槩謂之闕是其例也
扇而長其上下以達於孔與曰者也其名樞達者凡
物有夾者謂之達攷工記匠人曰以達于川又曰凡
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川在兩山之夾故曰達內則曰
天子之闕注闕以板爲之皮食物也左達五右達五鄭注云達夾
室明堂位曰剗楹達鄉注云每室八窗爲四達匠人
又曰四旁兩夾窗注云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
小雅車攻篇赤芾金易毛傳云易達履也達履卽夾
履故天官屨人注云複易曰履複猶夾也是達有夾
義攷工又曰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鄭司農云達常

蓋斗柄下入杠中也今謂達之言夾常之言長蓋之

柄分兩節上節之柄較細於下節細柄上入於納蓋

弓之部斗亦名下入於承蓋之程杠亦名以其夾於部與

程之閒故謂之達此柄四尺入部中者二尺因亦稱

之為部其入程中而出於程外可見者亦二尺程長

八尺除入部之二尺不在算併計之為十尺以其長

也故謂之常漢書地理志長安莽曰常安與倍尋之常異合而言之謂之

達常蓋斗之柄為達常猶止扉之閣為樞達止扉之

閣上夾於穿孔之樞正如蓋柄上夾於部止扉之閣

下夾於如日之樞正如蓋柄下夾於程皆取義於為

物夾持故一謂之達常一謂之樞達也北方謂之落
時者述方言博異名北方字釋地兩見釋獸秦人謂
之小驢此云北方謂之落時於爾雅文例亦合落之
言閣也時之言時也謂樞達閣時樞中以止門扉故
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閣也又謂之𠂔者𠂔廣臣也𠂔
古文𠂔从戶臣卽頤之古文頤動於面之兩旁猶樞
達動於門之兩旁樞中有物曰樞達猶頤中有物曰
噬盜故以廣臣之𠂔名之而其字正从戶後人或謂
之門頰也門頰卽樞達門扉所附著者說文繫傳謂之門頰然則樞達也落
時也𠂔也止扉之閣也實一物而四名焉是知𠂔之

从戶正取面臣象門頰段氏謂當从戶不當从戶之
謬更曉然矣

扮握也从手分聲讀若粉 注云太元曰地則虛三以
扮天之十八也

補曰魏策又身自醜於秦扮之注云扮握也管子立
政篇歲雖凶早有所扮穫禾部無扮字蓋扮之譌扮
穫謂握禾而穫也聘禮記四秉曰管鄭注此秉謂刈
禾盈手之秉也管穡名也今萊易之閒刈禾聚把有
名爲管者是其比矣

皸裂也从手赤聲

補曰秋官序官赤友氏鄭注云赤友猶言赫拔也主
除蟲豸自埋者公羊宣六年傳趙盾就而視之則赫
然灰人也何休解詁赫然已支解之兒支解謂裂其
尸也律有支解人赫卽赫之段借字

𢇛𢇛也从手干聲 注云𢇛當作枝枝持字古書用枝
亦用支許之字例則當作楛許之楛柱他書之楛柱
也支部𢇛下云止也𢇛義當畧同𢇛訓很非其義周
南干城傳曰干𢇛也左傳亦以𢇛城其民釋干城孫
炎以自蔽𢇛釋爾雅𢇛字許盾下云所以𢇛身蔽目
然則𢇛字之訓可定矣廣韻𢇛下曰以手𢇛又衛也

玉篇亦曰扞衛也字亦作捍祭法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魯語作扞

訂曰案下篆云抗扞也抗扞雙聲且二文相厠又與抗扞之訓爲轉注則忤當作抗以字形相近而誤段謂當作校非也扞从手者漢書刑法志若手足之扞頭目从干得聲爾雅釋言干扞也詩兔置孔疏引孫炎曰干盾自蔽扞也是其誼學記則扞格而不勝鄭注扞堅不可入之兒晉語侯遯扞衛不行韋注云扞衛謂羅圍狗附也史記楚世家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爲扞關以距之皆扞爲抗之誼也

嫻誹也从女刪省聲一曰翼便也 注云未聞

補曰漢書外戚李夫人傳偏何嫻嫻其來遲師古曰
嫻嫻行兒論語鄉黨篇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
正也人部便安也端正安行卽嫻嫻來遲之義故云
嫻一曰翼便也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便嫻嬖肩郭
璞曰衣裳婆婆兒漢書相如傳師古注曰言其行步
安詳亦與翼便義合蓋漢時語如此

𠄎大斧也 注云一本奪大字非

補曰奪大字者鼎臣本也楚金本作大斧周書顧命
釋文廣韻六月引此竝有大字積古齋鐘鼎疑識卷

一有立鉞尊彝商器也銘止一字曰𠄎左旁之𠄎即
 𠄎字右旁之𠄎即戈字此古文之戊厘存于彝器者
 而古時立戊之形亦視而可識也阮氏說之曰毋誓
 正義引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夫戊此戊形柯
 秘甚大足徵古制矣

从戈𠄎聲 注云俗多金旁作鉞

補曰戊兵器故从戈𠄎即𠄎之𠄎字解云鈞讖

也从反丁讀若捕鳥罟居月切戊音近𠄎故從𠄎聲金

部鉞車鑿聲也从金戊聲詩曰鑿聲鉞鉞今詩作鏃呼會切

與斧戊之戊迥異鉞行而戊廢矣

司馬遷曰

補曰漢書藝文志禮家有軍禮司馬遷百五十五篇
今無完書

夏執元戍

補曰夏尙元故執元戍元戍蓋卽六韜之天戍猶是
夏制之遺

殷執白戚

補曰戚亦戍類大雅公劉篇干戈戚揚毛傳戚斧也
揚戍也戚之言蹙揚之言颺蓋戚比戍爲小矣殷尙
白故執白戚白戚卽明堂位之玉戚

周尸杖黃戊ㄨ把白旄 注作白髦說云髦者旄之段

借字

訂曰繫傳本作白旄韵會引同與周書毋誓正合段氏不從小徐作旄乃從大徐作段借之髦非也周尙赤不杖赤戊而杖黃戊黃者中央正色又火生土因取所生之色以表異之

戚戊也

補曰戚戊也三字連讀如中和也導禾也戚姑也之例戚戊二物許謂此戚即戚戊之戚非解戚作戊為一物也戚刃蹙縮異於戊刃開張故戊大而戚小大

雅公劉篇毛傳戚斧也揚戍也是已明堂位朱干玉
戚冕而舞大武紹蘭嘗得一玉戚其色元以周尺度
之通長六寸弱二分端廣三寸至近末處兩旁稍廣
可四寸而弱及末則漸殺其刃遂爲橢圓形與戍之
兩角外張鋒刃齊平者不同以其末蹙而不揚故目
驗而知是戚非戍也蓋亦古之舞戚而軍器之戚視
此矣圖之於後

廣守

須周家搏埴之工也从瓦方聲讀若抵破之抵 注云
抵不成字轉寫譌舛攷工記注大鄭讀爲甫始之甫
後鄭讀如放於此乎之放許云方聲則讀同後鄭放

於此乎今公羊放作昉

訂曰錢竹汀荅問曰問說文𠄎讀若𠄎破之𠄎徐鉉
謂𠄎音瓦字書無从手从瓦之字不知大徐何據曰
廣雅鼓鼗謂之𠄎此字當从木旁然亦漢魏間俗字
不可以證說文蓋古文言讀若者往往即用本字而
以方俗語曉之高誘注淮南書屈讀秋雞无尾屈之
屈易讀河間易縣之易是其證也𠄎破當是漢人方
言如春麥為囊之類徐氏疑讀若者必異文輒改𠄎
為𠄎不知說文無𠄎字也以是推之諸部言讀若字
為後人竄易者諒不少矣治運案段錢二說皆非也

枚固說文所無扳固不成字而旡破放破亦無典據
今謂說文取敗瓦也从瓦反聲則扳破當作取破今
東越猶謂瓦破曰取反聲與方聲雖不同韻而周書
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
無荒觀荒爲韻則古音必有關通之理此可爲知者
道耳何郊海說

說文段注訂補第十三

蕭山王紹蘭著

後學胡燏棻編刊

繆增益也 注增益之曰繆經傳通假重爲之非字之本如易之重卦象傳言重巽又言洊雷震習坎明剛作離兼山艮麗澤兌皆謂繆之也今則重行而繆廢矣增益之則加重故其字从重許書重文若干皆當作繆文

訂曰繆从重得聲重下云厚也厚卽有重叅加增之誼衣部襲重衣也女部媾重婚也多部多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繆也故爲多重夕爲多重日爲疊是皆言

重卽增益之誼可知且𠄎部桑增也从𠄎从糸桑十
黍之重也明是桑輕爲重卽有增誼尤爲確誼左氏
襄四年傳武不可重昭八年傳舜重之以明惠皆不
必从糸作繩而後爲增益也段氏乃云許書重文若
干皆當作繩文斯不然矣重得眩繩繩不得眩重重
爲繩母也惟後人踵事增華等字當作繩爲正耳玉
篇繩增也疊也益也複也或作種今作重此段說所
本而不可從也

𦉳 泉履也 注云泉者麻也急就篇屐屨繫蔗今俗語
履之判合爲幫讀如邦

補曰荀子正論篇說象刑云菲對履楊倞注云菲艸履也對當爲紉傳寫誤耳紉臬也慎子作紉言罪人或菲或臬爲履故曰菲紉履又引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晝跪當黥以艸纒當劓以履紉當劓以艾畢當宮然則許解紉爲臬履其說蓋本慎子

蠶丁蠹也 注於解中丁上增蠶字云此當於蠶丁爲逗各本刪蠶字者非也讀爾雅者以丁蠹爲句亦非蠶丁蠹之一名耳爾雅丁作朶

訂曰爾雅釋蟲蠶朶蠹郭曰赤駁蚘蟬案蠶之言龙也古者謂雜色爲龙或借龍字爲之

周官牧人用龙犬人用駝巾車

駟車故書竝作龍杜及先鄭司農或讀為龙或讀為駟皆謂雜色又巾車龍勒鄭注龍駟也又攷工記玉人上公用龍先鄭司農讀為龙故蠃之赤色斑駁者謂之蠃義與龙

同也村之言頰也頰赤也蠃色赤駁故又謂之頰蠃

釋文打本又作虻玉篇虻丑輕切今本輕虻虻也廣

韵丑貞切丑輕丑貞之音竝與頰同說文經赤色也

或作頰或作疋疋打竝從丁聲故字亦相通也玉篇

以蠃虻二字連讀集前同段氏說文注謂蠃打為蠃之

一名讀爾雅者誤以打蠃為句皆非也蠃打蠃蠃飛

蠃二句文同一例若以蠃字自為句則與上文小者

蠃相複矣王引之說經義述聞

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晦淫之所生也 注
云晦淫俗本作淫溺誤今依宋本正春秋傳者昭元
年左氏傳文醫和視晉侯疾曰是謂近女室疾 句如
蠱和言如蠱者蠱以鬼物飲食害人女色非有鬼物
飲食也而能惑害人故曰如蠱人受女毒一如中蠱
毒然故輟辭謂之蠱容張平子賦謂之妖蠱謂之蠱
媚皆如蠱之說也

訂曰晉侯以近女而生疾不言近女而言近女室於
義轉迂易林鼎之復云女室作毒爲我心疾則漢人
所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爲生字之誤也

蓋生誤爲至又誤爲

室是謂近女為句生疾如蠱為句本文女蠱為韻下

文食志祐為韻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韻若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于

姜是謂沈陽可以興兵之類是也若以近女室為句疾如蠱為句則

失其韻矣又案下文曰女不可近乎言近女不言近

女室此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

相生疾又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

淫生六疾又曰今君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二字之

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此生疾如蠱之證又

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下文亦云非鬼非食

惑以惑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此尤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

段氏說文蠱字注讀是謂近女室疾為句近女室非疾名不得

以近女室疾連續讀如蠱為句尤非王懷祖說見經義述聞第十九

蠱近女室疾也讀若朝

補曰蠱讀若朝毛詩汝墳調飢傳云調朝也朝調蠱

韻蠱蝮亦疊韻則蠱即蝮也大雅蕩篇如蝮如蟪孔

疏引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為蝮梁宋

以東謂蝮為蝮蝮為二字據邢氏爾雅疏補又引陸璣疏云蟪一

名蝮蝮夏小正五月唐蝮鳴唐蝮者蝮也然則蝮即

蝮之借字蝮乃蝮之異文單呼曰蝮亦曰蝮合呼則

曰蝮蝮猶單呼曰蠱合呼則曰蝮蠱明蝮即蝮蝮

也方言有輕重故制字有異同蜎在虫部匭鼃在龜部者猶蝦蟆在虫部鼃蝦蟆也亦在龜部是其明證矣

揚雄說匭鼃蟲名注云蓋見揚雄倉頡訓纂廣韵亦引倉頡篇云蟲名案爲何蟲許亦不憭也夏小正言匭之興不得援以證匭鼃

訂曰此揚雄說鼃之本義也古人於艸本鳥獸蟲魚言其名卽是言其物非必如注疏詳悉言之許書此類不可枝舉卽如虫部蛄蠖蛄也舉蠖蛄之名卽知蛄爲蠖蛄蠖蟻自蟻也舉自蟻之名卽知蟻爲自蟻

蟲娘堂娘也舉堂娘之名卽知娘爲堂娘蟲共類亦不可枝舉以此例之則鼃偃鼃也舉偃鼃之名卽僚然知鼃爲偃鼃蟲段氏安得以何蟲詰之而謂許亦不僚乎夏小正五月偃之興五日翕望乃伏下文云唐蝟鳴唐蝟者偃也蓋單呼曰偃曰蝟合呼曰偃蝟正可爲偃鼃加一證何以云不得援以證偃鼃乎

杜林曰爲朝旦非是 注云此曰爲乃說段借之例

杜林用鼃爲朝旦字蓋見杜林倉頡故攷屈原賦甲之鼃吾以行王逸曰鼃旦也左傳衛大夫史朝風俗通作史鼃之後爲鼃姓漢書鼃姓又作晁是古段鼃

言部之非字言部
卷一三二
三

爲朝本無不合許云非是未審他處亦未見此例也
若木部構下杜林以爲椽桷字斗部幹下杜林以爲
輶車輪幹亦未辯其非是矣蓋段借之學明其爲借
字非眞字而眞字存不明其爲借字直指爲眞字而
眞字借字之義皆廢矣伯山蓋謂鼃夕爲眞字故辯
以防之也

訂曰假借之法許敘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
令長是也以令本義爲發號長本義爲久遠縣令之
令家長之長本無其字是以假借爲之猶斗部幹本
蠡柄而輶車輪幹之幹本無其字自可借蠡柄之幹

故許不辯其非是若朝旦之朝執部自有朝之本字
則鼃可讀若朝亦可借鼃爲朝獨不可直以爲朝旦
之朝故許辯其非是也至木部構下云蓋也杜林以
爲椽楠字楠自有本字門部卑下云舉也杜林以爲
麒麟字麒自有本字巢部叟下云傾覆也杜林以爲
貶損之貶貶自有本字此皆不合假借之法許不辯
其非是者舉鼃下杜說朝旦以見例許後敍所謂引
而申之以究萬原亦舉一反三之旨也然則杜林以
鼃爲朝旦本有不合許云非是厥誼已昭何得云本
無不合反以許爲未審謂他處亦未見此例邪若朝

之借鼃古書多有左氏昭七年傳衛有史朝漢書古
今人表亦作子鼃不特風俗通也又左氏昭二十二
年傳周有王子朝史記周本紀同古今人表作子鼃
史記鼃錯列傳作鼃自序作朝漢書鼃錯傳作鼃司
馬遷傳作朝嚴助傳鼃不及夕亦借鼃為朝不止如
段氏所稱矣漢書景帝本紀竝作晁錯則說文所不
載

从龜从旦 注云蓋亦蟲之大腹者故从龜其从旦之
意不能詳也

補曰鼃即蝟蝟亦大腹故从龜鼃从旦故讀若朝即

从旦之意也

鼯古文从目 注云古文各本作篆文今依玉篇正凡
先古籀後篆者皆由文勢不得不尔此非其比也廣
韵古本亦必先鼯後鼯注曰古文今本二大字轉寫
譌舛集韵類篇依大徐而誤目見日部讀若窈古文
从龜目聲

訂曰古文本作篆文段據玉篇作古文从目本作从
目集韵从目段據日部目讀若窈謂古文从龜目聲
與集韵合皆是也今从之惟繫傳本亦以鼯爲篆文
與大徐同段何以獨謂集韵類篇依大徐而誤乎廣

韻先鼂後鼂注曰古文廣韻古本今未見何以知其
必先鼂後鼂今本二大字轉寫譌舛亦凡說也

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謂之封
周官謂之窆虞書曰塋淫于家亦如是 注云大徐

無亦如是三字遂致不可通上偁春秋傳禮周官說
轉注也塋封窆異字同義也惟封略近段借此偁皋
陶謨說段借也謂段塋爲朋其義本不同而形亦如
是作也塋淫于家卽朋淫于家故孔安國以今文字
讀之定爲朋字朋淫卽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恒舞于
宮酣歌于室徇于貨色也不知此情乃或以楚王戊

私姦服舍釋之夫下棺之地非持服之舍也其說書之乖刺何如哉故不知有傳經說段借之例不可與讀說文

訂曰案說文先引春秋傳證篆文塉字所自出次引禮之封周官之窆證封窆與塉形異義同而聲相近又引虞書朋淫證塉从朋聲故云亦如是亦者亦上封窆義如塉而兼聲此朋淫之朋義異塉而聲亦如是也許書謹嚴亦字上雖未出聲字讀者三復其詞而自得且書釋文不云說文作塉知舊本作朋無異文江氏聲作尙書集注音疏段注說文但以塉爲假

借竝不更正譌本說本𡗗淫爲朋淫已非善讀許書而段氏撰異直偁爲虞書之𡗗義之假借夫虞書作朋不作𡗗許引書𡗗字乃傳寫者因篆文𡗗及引春秋傳之𡗗而誤安得直偁爲虞書之𡗗𡗗與朋其義懸殊又安得云義之假借江氏且直改經文之朋爲𡗗此則竝爲鉅謬惟撰異又云𡗗乃下棺之名𡗗淫則于野而非于家斯言良是足知𡗗淫于家四字連文甚不成義而許引虞書本作朋淫其非借𡗗爲朋更曉然矣 又案後漢書樂成靖王黨傳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爲樂成王驕淫不法安帝詔曰萇有覲其

面而放逸其心出入顛覆風淫于家蓋孔壁古文尙
書本科斗文字孔安國以今文讀爲朋劉向所校中
古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朋之異文當有此風字在內安帝時猶及見之因用
其字爲風淫也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書述夏本
紀作朋淫于家由此書家皆用朋字許所見虞書亦
是朋其實正字當作風風之言放僖四季左傳唯是
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
書業誓疏左
疏引服虔 釋名青徐言風馷口開脣推氣言之風
放也 業誓馬牛其風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鄭注
云風走逸僖二十八季左傳晉中軍風于澤杜

注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呂氏春秋季春紀乃合累
 牛騰馬游牝于牧高注云累牛牛父也騰馬馬父也
 皆將羣游從牝于
 牧之野風合之 風淫猶言放淫今借作朋若直解
 為朋羣之朋丹朱雖不肖固非有埶淫之事亦不至
 引朋羣而淫門內但身自放淫于家耳故知朋是風
 之假借也

畸殘田也 注改殘作殽云殽各本作殘今正殘者賊
 也殽者禽獸所食餘也因之凡餘謂之殽今則殘行
 而殽廢矣殘田者餘田不整齊者也凡奇零字皆應
 於畸引申用之今則奇行而畸廢矣

訂曰肖部殘字解云賊也戈部賊字解云賤也从戈

則聲案左氏文十八年傳毀則爲賊是殘有毀賁之
義畸从奇聲奇對正言井田之制方而正田有毀賁
則不能正方故解畸爲殘田殽與殘聲雖同其義爲
禽獸所食餘止可用之殽食殽肉若施殽於田斯不
類矣今仍據宋本毛本繫傳本及玉篇集韻類篇韻
會所引更正廣韻雖不明引說文於畸下亦作殘田
無作殽田者 又案凡畸零字作奇零固是畸之引
申然如孫子算經云今有圓田周三百步徑一百步
問得田幾何答曰三十一畝奇六十步又云今有方
田桑生中央從角至桑一百四十七步問爲田幾何

答曰一頃八十三畝奇一百八十步五曹算經云今
有方田廣從各五十六步問爲田幾何答曰一十三
畝奇十六步又云今有方田廣從各六十八步問爲
田幾何答曰一十九畝奇六十四步又云今有直田
廣八十步從一百九十步問爲田幾何答曰六十三
畝奇八十步又云今有圭田從三十步一頭廣二十
四步一頭無步問爲田幾何答曰一畝奇一百二十
步又云今有署鼓田從八十二步兩頭各廣三十步
中央廣十二步問爲田幾何答曰八畝奇四十八步
又云今有鼓田兩頭各廣四十步中央廣五十二步

從八十五步問爲田幾何答曰一十五畝奇一百四
十步又云今有蛇田頭廣三十三步曾廣五十七步
尾廣十八步從九十二步問爲田幾何答曰一十三
畝奇一百九十二步又云今有牆田方周一千步問
爲田幾何答曰二頃六十畝奇一百步又云今有北
田周六百四十步徑三百八十步問爲田幾何答曰
二頃五十三畝奇八十步又云今有箕田一頭廣八
十六步一頭廣四十步從九十步問爲田幾何答曰
二十三畝奇一百五十步又曰今有四不等田東三
十五步西四十五步南二十五步北一十五步問爲

田幾何答曰三畝奇八十步又云今有田形如牛角
從五十步口廣二十步問爲田幾何答曰二畝奇二
十步又云今有圓田周七十八步徑二十六步問爲
田幾何答曰二畝奇二十七步又云今有田從一百
步廣四十二步中有圓池周三十步徑一十步問池
占外爲田幾何答曰一十七畝奇四十五步此等奇
字皆田之奇零乃畸之本義省文非引申之義可比
段說亦有未盡

从田奇聲

補曰可部奇字解云一曰不耦田有畸零亦卽不耦

之義故畸從田奇聲形聲兼會意

瞻殘蕘田也 注殘作殍云蕘字依集韻類篇韻會所

據補殍而且蕘之田也是曰嗟

訂曰案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引說文殘下有蕘字段
據集韻類篇韻會補之是也而改殘爲殍其誤與畸
字解同今據宋本毛本繫傳本及玉篇集韻類篇韻
會引說文更正廣韻五歌嗟殘蕘田也雖不明引說
文其作殘不作殍亦同

从田𠂔聲

補曰左部𠂔貳也左不相值也从左𠂔田部當田相

言三
值也凡田殘則墜而不相值不相值者不相當也故
殘蕨之田从田以墜爲聲墜之義止有殘必云殘蕨
者田殘乃蕨其執相因

詩曰天方薦墜 注云小雅節南山文毛詩作瘥傳云
薦重瘥病許此所引蓋或三家詩也

補曰漢書董仲舒傳仲舒賢良策對曰及至周室之
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亾推讓之風而有爭
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是董膠西以節南山詩爲卿大夫
有爭田之訟而作此說必有所受毛公故訓傳此詩

之二章曰天方薦瘥傳以薦爲重瘥爲病許引詩作
嚙解爲殘蕞田正與董氏爭田之訟說合何楷詩經
世本古義亦及此意但於詩未有發明今攷其四章
曰瑣瑣姻亞則無廡仕毛傳云瑣瑣小貌兩壻相謂
曰亞廡厚也鄭箋云壻之父曰姻瑣瑣昏姻妻黨之
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祿也其五章曰昊
天不傭降此鞠誥傳云傭均鞠盈誥訟也箋云盈猶
多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其卒
章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箋云
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之以窮極王之

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託化畜養也以是觀之一則
曰鞠詘再則曰究王詘毛用爾雅釋言詘訟也則此
詩明爲訟作而未顯言所訟何事證以董氏所說覈
以許氏所引參以毛鄭所言明是尹氏及其姻亞爲
卿大夫有祿位者與小民爭田以致田皆殘蕪失天
所以畜養斯民之義故云天方薦蹙薦者重也薦蹙
者蹙田非一重多徧天下是以家父窮究王政致多
訟之本意欲王式化其心以養萬邦也 又案漢書
儒林傳韓嬰燕人也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武帝時
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

不能難也仲舒既與嬰論難則所傳節南山詩爭田
之說似不出於韓蓋齊魯詩也

說文段注訂補第十四

蕭山王紹蘭著

後學胡燏棻編刊

鐮殺也从金留聲

據小徐本有此四字韵會引同

注改篆作鏘解作

从金刀𠂔聲云金刀會意从金殺義未著必从金刀

而後箸𠂔者古文酉也此篆二徐皆作鏘別無劉篆

鐮古書罕用古未有姓鐮者且與殺義不協其義訓

殺則其文定當作劉楚金疑脫劉篆又疑鐮之𠂔下

本作刀轉寫譌田後說是也竹部有籛劉聲水部有

瀏劉聲又劉劉杙又劉向劉歆以許訂許此必作劉

若無劉字劉聲無本矣今輒更正篆文以截斷眾疑

東漢一代持𠄎金刀之說正劉爲劉許君之志也或疑其有忌諱而隱之夫改字以惑天下後世君子不出於此

訂曰劉字本从金从刀𠄎聲𠄎金刀者識緯坼字之說非六書本旨光武卽位告天祝文引識記曰𠄎金修德爲天子許氏若列劉字正說从𠄎則違朝廷如詭其說从𠄎則𠄎又無義理且劉之義爲殺於漢時國姓自當忌諱是以劉字不列正文而於劉瀏等字著之於杙字解中劉劉杙又箸之於夔字解引劉向說蠅字解引劉歆說又重箸之別取从金畱聲之鑄

以當劉字示以从卯不从卯及訓殺之正義此其微意也與由希妥免等字流傳闕佚者迥然不同安得

謂說文脫劉字邪吳穎芳說

說文理董

紹蘭案吳氏之

說可謂淡明許意矣劉之正字自當从申卯之卯左

氏昭二十九年傳曰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是

劉爲堯後也文十三年傳言晉士會之事曰秦人歸

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孔疏引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

經皆無證圖識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孔疏曰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徙魏其原本

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
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
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為證耳據賈所上疏尋繹傳文既

云其處者則下當云為雷氏雷者處也乃不作雷氏

而作劉氏孔疏謂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者正是此意明是賈侍

中欲顯左氏改雷為劉謂此劉氏即劉累之裔為堯

後者則劉字亦必改从帀金刀以符圖讖之文證明

漢為堯後之意故云五經皆無左氏獨有明文此其

改竄之迹顯然可見者也由是言之左氏本作雷即

此鐻字所从之聲田部雷从田𠄎聲許氏以雷劉鐻

三字同聲原可通用因取鐻字以代劉字許沖上書

云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閭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慎博問通人攷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祭酒本從逵受學其誤說文又攷之於逵可知賈逵必親見說文之書故許於通人皆僞名獨逵僞賈侍中則此漢姓之劉或从𠂔金刀作劉或从𠂔金刀作劉定侍中自必以求道之通不得不附會識文以遵功令解字之正不可不攷訂六書以示後人旣不違時亦不從俗斟酌盡善然後筆之於書更可知此鏘殺也从金畱聲七字直是受之賈侍中故於劉字湮沒

其文於刀金二部而別見於竹木水虫四部解字中
此正自敍所云曉學者達神指演贊其志次列微辭
者而知此者稀儻昭所尤之意亦寓於此焉段氏乃
依楚金後說改田爲刀改篆爲鏘从金刀𠄎聲則是
竟作劉字無論田刀形遠斷不至誤刀爲田亦無論
金𠄎𠄎下施刀不成字體請試思之賈侍中欲興左
氏方改畱爲𠄎金刀之劉詭合識文許祭酒正作說
文卽改劉爲𠄎金刀之鏘顯違師說不特當時無以
對賈侍中其後遣子冲齋書詣闕是時祭酒病而未
死獨不慮安帝覽之斥爲背功令乎卽此又可知攷

之侍中者作鑿不作鏤上之安帝者亦作鑿不作鏤甚明白矣段氏謂鑿古書罕用古未有姓鑿者今謂古書多省鑿作畱詩王風正中有麻首章曰彼畱子嗟毛傳云畱大夫氏子嗟字也二章曰彼畱子國傳云子國子嗟父三章曰彼畱之子鄭箋云又畱氏之子所治此畱卽鑿之省文左氏宣十年傳劉康公來報聘杜注云王季子其後食采於劉劉是王畿采邑劉康公蓋卽王風畱大夫子國子嗟之後是畱與劉通亦與鑿通又廣韻十八尤畱下云亦姓本自衛大夫畱封人之後此畱亦鑿之省文晉尺銘云漢志鑿

歆銅尺

見王厚之鐘鼎款識

然則漢之劉歆古本漢志作鑄歆

正足爲許書鑄卽劉且作鑄不作鏘之明證而古人竟有姓鑄者不得如段所云也段氏又謂鑄與殺義不協其義訓殺其文定當从刀作劉今謂从金已見殺義不必定須从刀卽如上文鏘下云斲也从金昏聲从金不从刀而解爲斲斲非殺乎錢下云刺也从金叀聲从金不从刀而解爲刺刺非殺乎以此證之鑄从金自得以殺解之何必更从刀而後爲殺乎段氏蓋據爾雅釋詁劉殺也之文今案釋詁曰劉猶斬刺殺也劉刺从刀斬从車斤固可訓殺猶之正字作

獯犬部獯秋田也从犬璽聲不但从刀并不从金何以爾雅亦詁爲殺乎又不得如段所云矣

鉞鉞圓也 注依徐鼎臣本作吡圓其說云吡動也謂本不圓變化而圓也廣韻曰鉞剗也去角也

訂曰繫傳本作鉞鉞圓也類篇集韻引說文竝作鉞圓今據以更正玉篇鉞削也廣韻鉞剗也去角也然則鉞圓者剗削方器去其棱角而爲圓也鼎臣本誤鉞作吡段氏不加訂正訓吡爲動又轉爲變化其失也疏而迂矣

从金化聲

補曰以金器化方爲圓故鉞从金化聲

軍圓圍也四千人爲軍 注云王氏鳴盛說此句必譌

案唐釋元應引字林四千人爲軍是呂忱之誤也許書當作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見周禮大司馬職旅篆下云軍之五百人爲旅師篆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旣皆偁之則此必偁無可疑者百人爲卒廿有五

人爲兩不偁者以其制於字義相遠耳若萬二千五百人以爲圓圍乃此篆之所由製

訂曰周禮所言軍之制也許氏所說軍之字也人蓋乘之譌乘古作彙从入下桀爛而爲入又譌人也軍

从車自當以乘爲說不得以人爲說司馬法兵車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七萬五千人四千
乘當得三十萬人許不云千乘萬乘必云四千乘者
軍从包省取四周圍圍爲義左氏昭五年傳遠啟疆
曰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杜注云縣百乘計遺守國者尙有四千乘又昭十三
年傳晉將以諸侯來討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使
叔向來辭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皆是以車計乘以
乘計軍適合四千之數此可證明許說市部師下云
二千五百人爲師从市从自自四市衆意也从部旅

下云軍之五百人為旅从从从俱也彼皆用大
司馬文者師旅皆眾義故從周禮以人數為說軍从
車應用乘為解故不引周禮也字林亦作人是說文
在晉時已誤矣

𡵓危高也从自中聲讀若臬

補曰自字說云讀若𡵓岸之𡵓岸即𡵓岸之誤然
則𡵓為岸之危高也

𧈧蟲也

補曰爾雅釋魚篇說貝云𧈧博而頰郭注頰者中央
廣兩頭銳虫部無𧈧巴為正字後人加虫旁耳貝之

屬多出於江蜀有巴江卽以巴蟲得名段注云謂蟲名是未悟爾雅之虵卽巴矣

醜宴私飲也 注云宴私之飲謂之醜見韓詩魏都賦

惜惜醜燕張載注云韓詩曰賓爾籩豆飲酒之醜能

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醜東都賦登降飫宴之禮既畢

李善引辭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既而上坐者謂

之宴段氏原注今本徐堅初學記引韓詩說最詳曰

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序者謂之禮段氏原注此既

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

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謂之酒君子可以

宴可以醢不可以沈不可以酒許云醢宴私之飲也
正謂跣而升堂能飲則飲不能則已本韓詩爲說也
而毛詩常棣醢作飫釋言曰飫私也毛傳曰飫私也
不脫履升堂謂之飫毛之飫字於韓爲醢毛以不脫
履升堂釋飫韓分別飫醢之名數典獨詳以國語攷
之周語彪僕曰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
少曲與焉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原公曰禘
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
有殺烝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
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烝以合好

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是則飫之禮大於宴醜故飫主
於敬宴醜主於和飫必立成宴醜必坐飫在晝宴在
夜飫必履而升堂宴醜必跣飫以建大德昭大物公
之至者不得云私宴醜主飲酒以親親故曰宴私且
周語分別其禮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饗宴則
有穀烝是則王公立飫同異姓皆在焉不專親戚宴
醜則惟同姓而已故常棣湛露楚茨之燕私皆同姓
也然則常棣當作醜不當作飫了然可見矣故許於
醜曰宴私飲也用韓詩說也而非與毛說異也何以
言之蓋常棣醜爲正字飫爲音近段借字以韻言之

區聲與豆具孺同部而芙聲不同部毛韓各有所受
往往毛多古字韓爲今字此一條韓爲正字毛爲段
借字如斯干如鳥斯革革訓翼韓作鞠訓翅亦韓正
字毛段借也毛云飫私也者用爾雅釋言文蓋作爾
雅時常棣詩已作飫矣故爾雅云飫私也而毛仍之
毛公知詩飫非國語飫也故足之曰脫履升堂謂之
飫卽韓之脫履升坐謂之宴也宴醞是一事言宴而
醞在其中言脫履升堂而能者飲不能者已在其中
矣以詩爾雅之飫別國語之飫以脫履升堂說爾雅
之私毛義也下文又曰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

戚燕則尙毛是爲燕醜而非國語之飫可知矣今毛傳作不脫履升堂謂之飫者由不善讀毛者披取國語及韓詩說妄增不字自漢已然鄭君不能辨乃強爲之說曰聽朝爲公於堂爲私非古燕私之義也又云圖非常議大疑爲私非國語說也且兄弟旣具箋云九族從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妻子好合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鄭明知詩言燕私不得參之以立成之飫總由此詩字作飫而義實醜讀者不據韓詩不攷燕飫之別莫得其解許君食部飫下云燕食

也亦依附毛義而失之

訂曰案段氏刪傳文不脫屨爲脫屨其說是矣而以
箋強爲之說則未明乎毛鄭之意也周語王公立飶
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立飶之禮意主於食
故說文於食部解饌字云燕食也宴饗之禮意主於
飲故說文於酉部解醜字云宴私飲也飲酒之饌韓
詩作醜而毛詩經文作饌傳據爾雅饌私之文訓饌
爲私又據國語立饌之文申其義云脫屨升堂謂之
饌此毛但就饌之本字本義爲訓非謂詩飲酒之饌
當作房烝立饌解也段氏不思此意乃謂毛以詩爾

雅之饌別國語之饌足之以脫屣升堂說爾雅之私其誤一也又謂不善讀毛者披取國語及韓詩說矣增不字但此不字未知增自何時段何所據毅然以爲自漢已然安知鄭箋詩時無此不字故不易傳而以聽朝爲公明饌堂爲私申毛及爾雅釋饌爲私之說亦就饌之本字本義爲訓非謂詩飲酒之饌當作房烝立饌解也段氏不思此意乃謂鄭不能辨強爲之說其誤二也饌在燕寢之堂別於聽治之朝故云聽朝爲公孔疏引孫炎注爾雅亦云饌非公朝私饌飲食也正用鄭義段誤會鄭以饌禮爲燕謂非古燕

私之義其誤三也周語云夫王公諸侯之有饌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鄭云私者圖非常之事正本講事為說別於公朝故傳私又云議大疑於堂正本建大德昭大物為說而非常之事當密圖大疑之決當密議皆不宜於公朝而宜於燕寢之堂故鄭據為饌私之義於爾雅毛傳既符於周語亦合段乃云非國語說其誤四也說文饌燕食也饌燕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亦猶宴饗對異散通周語上文云定王饗之殺烝下文云宴饗則有殺烝通宴於饗故以燕解饌引詩曰飲酒之饌是許亦以此詩之饌為燕饌本字本義與毛鄭同段謂許解饌為燕食依附毛義而

失之其誤五也韓詩說夫飲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
宴正卽此詩飲酒之餽亦卽毛傳脫履升堂謂之餽
亦卽周語親戚宴饗之宴亦卽說文燕食之餽宴私
飲之醢也毛詩自作餽韓詩自作餽段氏旣云毛韓
各有所受乃一則曰常棣當作醢不當作餽再則曰
常棣醢爲正字餽爲音近假借字三則曰韓爲正字
毛爲假借字是必欲以毛之餽就韓之醢其誤六也
不脫履而卽序者謂之禮周語說餽云故立成禮烝
而已立故不脫履成故卽序猶禹貢西立而成禮惟
成卽敘烝而已故云不脫履而卽序者謂之禮禮卽立餽之

禮韓詩禮字正本周語禮字爲說段氏乃云此句禮
當作餽其誤七也禘郊之事以下云云據周語是定
王之言段以爲原公其誤八也要而論之毛韓說詩
各守家法文之異同亦各有師承況毛例不破字其
所受之詩有餽無醢固非借餽作醢亦不能用醢代
餽許祭酒稽誤說文傳詩雖主毛氏然亦博采三家
故餽醢兼收矣

芡也

補曰亥芡疊韻爾雅釋艸芡根艸部芡艸根也易明
夷六五箕子之明夷釋文引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芡

滋又引鄒湛云訓箕爲茲訓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今案漢書儒林傳曰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亾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茲也師古曰茲茲言其根茲方茲茂也是劉向所傳今易卽趙賓之說荀爽用以解易而鄒湛譏之許說亥爲茲則但取艸根至亥月茲益地中也

十月微陽起接盛陰

補曰坤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孟喜曰陰乃上薄疑似於陽必與陽戰也侯果曰坤十月卦也乾位西北又當十月陰窮於亥窮陰薄陽所以戰也許傳易孟

言身其言和 卷十四 三
氏孟云陰上薄陰盡可知故許曰盛陰孟云疑似於
陽陽微可知故許曰微陽孟云必與陽戰戰者起而
相接坤爲十月卦故許曰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也侯
果之說卽本此

从二二古文上字 注云謂陰在上也

訂曰以上體之二爲陰在上豈下體之物亦可謂之
陽在下乎而亦云二古文上字二謂上首史趙所
稱亥有二首之首指謂此也詳見下

一人男一人女也 注云其下从二人一人男一人女
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曰此起下文从匕象裏子咳咳之形先說从儿之意也儿卽二人爲儿之儿字說云象人裏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裏妊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季始寅女季始申也被云子兼男女言此言人分男女言彼从儿象子未成形此从儿象人已成形彼言男左行女右行據在包爲說此言一人男一人女據在裏爲說故下云从匕象裏子也裏者裏也裏裏卽懷抱之正字彼此互勘其義自明許意蓋在此段氏泛以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解之則不知其在包在裏未得許情

从儿象裏子咳咳之形

補曰亥咳疊韵咳字解云小兒笑也从口亥聲孩古文咳从子孩咳古今字論衡本性篇引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此謂孩爲小兒也內則三月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孟子盡心篇孩提之童趙注云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緥知孩笑可提抱者此謂孩爲小兒笑也儿象左手抱於裏子在裏中咳咳然笑故云儿象裏子咳咳之形下云象人裏妊王

下云象人裹妊之形^⑤外之○象包裹王中之一象
腹大故皆言裹妊^⑥之^⑦則象左抱故云裹子明裹
子與裹妊異更知一人男一人女在裹非在包矣

春秋傳曰亥有二首六身 注云左氏襄三十年傳文

孔氏左傳正義曰二畫爲首六畫爲身案今篆法身
祇有五畫蓋周時首二畫下作六畫與今篆法不同
也

訂曰據段說知其未識史趙所見古文亥字也案六
身古鐘鼎文或作四畫或作五畫罕有作六畫者惟
商鐘銘吉日丁亥之亥作^⑧
許氏鐘鼎款識商鐘第三正是二首

六身蓋上體二與今同下體中一爲一併左二爲三
 一爲五右一爲六是爲六身也古之造文者本有移
 置之法右畔之一橫之作一置於中一之下右旁卽
 爲一矣左畔之二豎其上畫作一置於一上左旁亦
 爲一矣左畔之一伸其一作一置於一上左旁亦爲
 一矣總其六身則爲一豎其二首則爲一而下而置於
 一之左旁則爲一故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
 身是其日數也爾雅釋詁如之往也如猶算家二二
 如四之如亦猶易家之卦之之亦猶
 禮家往來之往故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今人猶用此法以記數此商代古文之遺史趙猶及見其文士

文伯蓋亦見之是以聞史趙說卽知其數今因是鐘之銘爲左氏存一亥字古文爲許氏證一亥字古說鐘鼎之可寶貴如此段氏偶未攷覈故爲此景響之談耳

凡亥之屬皆從亥

補曰亥部無屬而云凡亥之屬知許例不專指本部也艸部荑艸根也从艸亥聲口部咳小兒笑也从口亥聲言部該軍中約也从言亥聲及部毅毅皆大剛卵也以逐精彪从及亥聲骨部骸脛骨也从骨亥聲冎部胘足大指毛也从冎亥聲刀部刻鏤也从刀亥

聲本部核蠻夷以木皮爲篋狀如篋尊从木亥聲邑
部窳陳畱鄉从邑亥聲日部晔兼晔也从日亥聲疒
部痃二日一發瘧从疒亥聲人部佺奇佺非常也从
人亥聲欠部欬並气也从欠亥聲頁部頽醜也从頁
亥聲馬部駭驚也从馬亥聲心部忤苦也从心亥聲
門部闕外閉也从門亥聲土部垓兼垓八極也从土
亥聲力部劾法有辜也从力亥聲自部該階次也从
自亥聲此皆从亥得聲之字皆亥所屬故云凡亥之
屬皆从亥前於一部已詳說之茲於亥部復申明之
以見凡某之屬皆从某不專指本部而言始一終亥

文同一例其餘五百三十八部皆可類推矣

豕古文亥亥爲豕與豕同意亥生子復從一起

繫傳本如此

注改豕作彘云各本篆體譌繆今依宋本舊本更

正彘豕字皆與豕形略相似 又同下無意字作與

豕同云謂二篆之古文實一字也豕之古文見九篇

豕部與亥古文無二字故呂氏春秋曰子夏之晉過

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

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

曰晉師已亥渡河也

訂曰案古文亥宋本說文作彘破邾敦銘丁亥作彘

許氏鐘鼎款識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已亥作三𠄎洪氏隸續皆與

宋本略同段氏據之更正今本豸字之譌是也惟宋

本豸古文作𠄎亥古文作𠄎其形甚近故呂氏春秋

察傳篇曰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豸

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豸與亥

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蓋已古

文作𠄎故云已與三相近豸古文作𠄎故云豸與亥

相似相似猶言相近非竟謂其同也今合豸亥古文

而審視之豸古文中𠄎右曳亥古文中𠄎不曳又亥

左體𠄎曳短不曲豸左體𠄎曳長而曲二文固自有

別是以許說古文亥云與豕同意謂意同不謂字同
與子夏所云相似者義正相足且豕意子起四字爲
韻與一部極一地物四字爲韻其例正同始終相應
足徵文法之密若無意字則少一韻例亦不符段氏
不從小徐本作同意而從大徐本刪意字又云二篆
之文實一字又云豕之古文與亥古文無二字不特
與許氏與豕同意之義相違且與子夏豕亥相似之
說不合知其讀呂氏春秋於相似字未經留意於其引呂
書相似證與豕同知之故其注說文於同意字亦未究心也

說文段注訂補後序

右說文段注訂補十四卷燭棻鄉先生故福建巡撫王公紹蘭箸公字南陔乾隆中進士官知縣積功嘉慶中擢至巡撫罷職歸里乃覃思儒業尤篤許叔重鄭康成之書署其門曰許鄭學廬論箸廣博多詁經之言其宗人王太史端履嘗爲書稱公學業甚備列其遺書至二十餘種自公卒未久中更寇亂書頗散亡光緒八年吳縣丞趙君得公所爲說文集注凡百一十有九冊時燭棻訪平景蓀師於山陰里第師問公遺書燭棻以所聞對師力言公一生精力萃於是書應取歸謀梓爲鄉先

達表章燭棊從趙君求得焉復博求諸藏書家得多五冊然脫佚尙多其後復求諸公之孫子植明經不得乃得此書及經說如干種挾以至吳會今尙書吳縣潘公方徵遺書燭棊以經說歸尙書雕諸功順堂叢書中而編修山陰陶君子箴亦爲燭棊言浙江巡撫廬江劉公好小學問公集注將雕諸浙江官局乃舉故所得通百二十有四冊者歸陶君使校定無何而陶君卒於京師劉公遷督四川事遂止念公之爲學勤而成書富今終始百年散亡幾盡燭棊求之甚難然尙不能得其十之二三其已刊而足以垂後世者許鄭學廬存稿及經說

已耳說文集注復在陶君家索回篇帙侈繁自陶君卒
後脫佚靡所正獨此書文少易業燭棻雖謬聞陋識不
足以通知微文奧義賴有通人績谿程君秉銛蒲孫實
惟禛子遂乃校讎寫定付諸雕刻將以存先正之微業
嗣鄉間之耆德襲尙書之篤雅慰孝孫之永思豈惟小
子埶以思顯抑亦平先生之志也顧是書王太史謂止
六卷而燭棻所得實十四卷乃先生手定遺墨爛然不
容有誤今卷目次第一依元本不敢有所更易云光緒
十四年八月同里後學胡燭棻記

說文訂訂

說文訂訂

海甯許氏古均閣感

汲古閣說文訂一卷金壇段君若膺纂其助之者吾友
又愷袁氏也段君素以治說文有聲于時嘉慶三年此
書流播都下都下翕然稱之余不觀近人書以又愷故
亦寓目焉四年春余道經姑蘇又愷謂余曰說文訂近
頗改正數事出新印本詒余今年冬余覆閱一過如淮
南宋蔡舞嘑喻舊印脫南字廣韻五支作又也舊印又
誤久或訛于宋大廟舊印于誤干大徐舊印大誤本諸
小失皆改正余既愛又愷之勤且慎能助段君能令天
下之治說文者獲此一編似獲數宋本也又服段君之
援稽當而決擇明也尙有與鄙見未合者下六十二籤

倩友人匯錄一卷題云說文訂訂以寄又愷且就正段君庚申孟冬宛平嚴可均

序弟自南宋而後有二本 語與徐氏鉉奉勅不貫當刪

南字

弟二 卽汲古閣所仿刻之本也 仿刻當爲參用不爾合

人疑毛有兩刻本

訂弟 管子水地 至 正合 吳淑玉賦注引說文搏以遠聞

則舊說文是搏字

弟二 聘義 至 與說文不同 玉賦注引廉而不劓豈得不

同 珣玕璣 今毛本璣作琪亦係劓改

弟三 拜商 藎 至 侯攷 爾雅釋草作藎釋文藎音商檢彼

篇簡字三見皆音商明此作商者是也

弟四 紫苑出漢中房陵 至 謂眊曰瞞 今說文紫作苳眊

作眊玉篇作紫作眊當據改不當私改

弟五 生十歲百莖疑脫誤 此無庸疑易說卦釋文爾雅

釋草釋文釋草疏曲禮疏皆引說文生千歲三百莖

弟六 今依小徐於分之上剗補八字 剗當為增

人部倂下 倂當為倂文選魏都賦注引說文曰倂具也

又曰倂取也或舊說文有倂字今此所訂必為倂也

弟七 印部 印當為卬

弟十 讀若能 至 相合 又部變下說解云籀文變从羊羊

音飪許君時未有直音必後人校語然因可知讀若能

後條敝下兩舉五音韻譜固云宋刊明刊矣

第十葉 衆經音義卷十二三三六十七凡四引皆作搃

此引失實一切經音義卷九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五兩

卷十六凡六引皆作搃非四引也若卷十三卷十七實

不引又左傳定二年釋文引作搃

第十葉 周書曰 周上脫逸

第十葉 毛本添化字 至 辭也 爾雅釋鳥釋文引無化字疏

引有

至 尤誤矣 書高宗彤日疏詩小弁疏引雉雄雉鳴也

文選長笛賦注引雄雞之鳴為雉雞當為雉一切經音義卷

十引雄雉鳴為雉也

派 此篆不體豈仍兩宋本葉本之誤乎

第十葉 與史記索隱廣韻所引合 此語可刪若欲徵引不

當漏書牧誓釋文史記大宛傳正義

第十葉 嶺 毛本作嶺當訂

第十一葉 澤之自節 至 疑目字近是 目字近是未見其然左

傳昭廿年澤之萑蒲舟蛟守之自字乃舟之誤左傳蛟

字乃重文斂之誤 舟自舟皆漢碑舟字與自形近

按孫恂引說文云 恂下脫唐韻

第十一葉 傳曰靺者茅蒐染韋也 文選西京賦注引毛萇

曰靺者茅蒐染也者字尚不作靺援此一證勝于私改

第十四葉 山木不槎 至 當作山不槎槩 山木不槎木乃不之

誤不乃不之誤徑改作𦉳不能知其致誤之由矣丁

士說小山之子

弟廿五葉知許高所據毛詩如是 高誘為盧子榦弟子子榦

雖嘗上書請立毛詩左氏周禮博士然其學不守章句

則高注所引是毛非毛恐難臆定

弟廿六葉及毛本則又誤為郁駟矣 今毛本是郁字不作郁

弟廿七葉次字之二在尸 至不成字 走部𦉳从部𦉳人部𦉳

𦉳部𦉳糸部𦉳次字之二皆不在尸而皆成字何也

弟廿八葉如離下云離黃 至等耳 古說文必如部首之式當

行直下故其說解可上連篆文為句離黃倉庚也竊周

燕也皆連篆讀之豈煩疊篆乎說文此例甚多可勝補

乎參商星也顧監人讀商星也爲句而詢許氏不合天文其誤同矣

任保也宋本葉本作符似是譌字 此直云誤可耳一切經音義卷六卷二十三皆引任保也

嗷伶也至非其義 詩寺人之令釋文引韓詩作伶云使

伶廣雅釋言令伶也以爲非其義未見其然

弟卅四葉衣部後 衣部二字重出

交隸人至人也 一切經音義卷十一引隸人給事者曰卒古以染衣題識表其形也

舟當作周 此四字當刪部內般下說解云象舟之旋若改爲象周之旋成何語乎須知舟旋之周本宜作舟而

舩部煊下及禮記左傳諸古書皆云周旋者舟周同聲故假用周字耳乃舩下象舟之旋在舟一行與此所以舟旋財離寸許竟不檢點何也

弟卅六葉隱頭佳兒至故著之繫傳鈔本刻本皆有隱頭佳也何故漏卻小徐

弟卅八葉鬼部部內象下云籀文从豕首从尾省聲廿年持舊印毛本尙無損缺今但存籀文二字餘皆空白此又在五次校改以後者按立部云豕籀文魁字彡部云豕籀文魁與此所云豕首者正合今本古籀文互易其頭耳當訂

弟卅九葉駢至作从支誤支部𦉳下舟部古文煊下毛本皆

誤云从支未部俗枝从豆毛本誤云俗枝匕部歧彼織
女誤云歧彼支支二旁轉相舛譌未必衆本與毛畫一
何不連出之若嫌汎濫乎偃佺也下不當闌入離黃巒

周

弟卅 讀若施畧波波 毛本若下有詩

二葉卅 論語曰暴湯舟 毛本繫傳本無曰字

今俗語尙尔 湯盪字通何但據今俗語乎漢書天文志

是謂大湯晉灼曰湯猶盪滌也 坦湯讀坦湯湯陰
卽蕩陰不可勝舉

三葉卅 泉 脫介部

五葉卅 詩曰漉沱北流 今毛本作漉當訂

七葉卅 毛板亦作利 毛本是吏字不作利

第五十 至 剗改右角 焯有古文後亦剗改右角當訂

第五十 變籀文媯 至 何解乎 舊板媯後實有變篆校徐

鉉于變慕也下不云重出則鉉所校本有此籀文與否
尙未可定文選陸機與士龍詩注贈從兄詩注皆引變
慕也而變順也之說文徧閱舊書絕未引見毛本刪此
難可厚非訂語于木部閑云何庸複出而異其義于虫
部蟬云不當補此滋複所見甚卓而支部之黻忽變其
說然猶曰依據徐鉉也至此變字在鉉本已莫須有而
忽起變例艸篆後可出中巧篆後可出丂賢篆後可出
畎歌篆後可出哥緩篆後可出爰謂皆不妨舉已見者
重出之夫不妨者恃說解中所有也試廣此例昏篆後

出女部之履

續下云履古昏字

突篆後出到子之古亦獨非說

解中所有乎妨乎不妨乎其實說文無重出凡重出者皆非許氏之舊班固云凡將篇無復字訓纂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臣復續揚雄作十二章無復字許氏集眾家大成文有出入例無變更今本重出乃至五十許字良由轉寫轉校偽繆轉多軌跡由來十得三四如叡見玉部又見奴部玉篇廣韵籀文作齧則玉部之叡非也難見艸部又見火部漢書婁用難字師古曰難古然字廣韵引石闕銘作難則火部之難非也踞見足部又見尸部繫傳俗居作屣則尸部之踞非也恁見食部又見心部聘禮注古文飪作臆則食部之恁非也

生見之部又見土部李陽冰言古文生从𠂔一

見繫傳祛妄

則古文封省之省非也𠂔見人部又見子部字原載劉

熊碑景君碑陰江原長碣韓勅後碑陰作盃則子部之

𠂔非也𠂔見𠂔部又見申部而又部屮下云𠂔古文申

今申部籀文作𠂔按虫部籀文𠂔从𠂔知籀文作𠂔古文作𠂔矣官部𠂔當亦籀文則𠂔部之𠂔

非也𠂔見木部又見金部爾雅釋文玉篇廣韻孟子音

義有𠂔字則金部之𠂔非也𠂔為部首又見土部玉篇

𠂔部有𠂔字則土部之𠂔非也𠂔見虫部𠂔見虫部釋

蟲釋文引蟻羅也則虫部之𠂔非也𠂔為部首𠂔見𠂔

部據許書全例篆文从𠂔者古籀皆从𠂔是𠂔實重文

𠂔部隸五經文字引作𠂔尤𠂔𠂔同字之證

弟十五篇原日𠂔篆

作彖尤為切據則彖在亓部非也移彖在彖上尙嫌重出不如

彖讀若弟故心部慘讀若而蝨部古文彖亦可得聲腴移彖而刪彖也彖讀若弟即

冰言不本象豕減一畫介亥減一畫知豕不減一畫矣

亓部鬲部隸象部錄馬部影繡下體皆从彖則豕部

之彖非也古文豕上體莫可攷獻見口部又見欠部詩中谷有推

釋文獻籀文嘯字文選嘯賦注籀文爲獻則欠部當無

獻也獻見支部又見土部釋詁釋文引壞敗也籀文作

穀則支部當無穀也尋見彖部又見見部一切經音義

卷一卷八引尋取也而得尋同體爲古文官書非說文

則彖部當無尋也彖部蟲部蟬重出已訂者不復辨木

部杫重出釋木山有樞傳皆云杫攄則古文杫當爲杫

在梓屬之櫓上下也又梃重出玉篇廣韵屎屎同則重

文或當為屎也據禁櫓怡艸部藍重出玉篇廣韵蓋瓜

菹也則後藍字當从濫也馬部影重出說解籀文馬有

髦則古文當無髦也虬部蠡重出豕下說解作蠡則正

篆當从豕也豕弟土部堀堀重出據許書全例省不省

只是一字而偏旁从屠者例得省尾作出若但省到毛

乃隸體非篆體況穴部已有宙字而堀閱免堀義不相

遠則二文當刪併也水部汨溟重出汨从冥省九經字樣汨

羅字从冂則汨當為汨也凡分省不省為兩字者其解必非或篆形及說解皆非

木部榑櫓重出玉篇梓櫓檣檣同廣韵梓檣同則櫓或

當為檣也至若冂為部首見丹部白為部首又見齒

部攀見手部攀見韋部秋非篆體歛見肉部然見火部湮見

口部水部否見口部不部劃見畫部刀部剗見支部刀

部鞞見革部鼓部歎見欠部喜部吹見口部欠部羨見

羊部亼部愷見豈部心部蝥見虫部蟲部敖見放部出

部愆見口部心部塗見水部土部院見宀部自部輟見

网部車部右見口部又部吁見口部亏部孥見珉部手

部歛見口部欠部兩文相同定有一誤總其大略因重

文而重出者十之八九許冲言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

今本重文乃至一千二百七十八必因庸妄人校勘逐

漸增加徐鉉不學僅作乃弟重儻未能刊正而許書遂

失其舊二徐不識字涉筆皆謬姑即開卷弟一二葉言之繫傳本元始也從兀徐錯曰俗本有聲字

人妄加之也徐鉉本因改作从一从兀不知有聲字者
非俗本也古讀兀元同聲兀部兀讀若隻車部軌从元
聲影部髡从兀聲或从元作髡此其證也旁溥也从二
闕方聲闕者轉寫損爛或空白校者因注闕字耳徐鉉
本闕字在方聲下謬又以闕爲許氏語尤謬又引李陽
冰曰方聲下謬以爲此言得矣亦謬許書當是
二从人方聲月部央从大在日之內大人也央旁同意
此其證也但舉兩葉謬已如斯鉉之學又遠不及錯此
卽鉉手寫本尙然且今之許書并失徐鉉之舊徐鉉本
在實未敢信矣

台見口部又見水部故古文沅下徐鉉曰口部已有此
重出故儿部兌下徐鉉曰台古文充字而張次立所見
本台不重出而沿重出是宋人讀宋本已不得真鉉本
卽安得謂重出之變鉉本確有此乎訂語又謂刪之則
毛詩諸變字何解按說文嬌下明引詩曰婉兮嬌兮是
今詩之變非毛公之舊不當憂變字無解也丁緡士云

以籀篆為古今字語太段借漢人注經及玉篇漢書文

選注一切經音義所稱古今字都非此謂廌部以法為今文孤見必

誤若卅二葉愉愉古今字卅六葉司伺古今字六十四

葉唐塘古今字則得之

第五十 立於東垂 於當為于

第六十 初印本如此 至莫即无也 刻改惟通於元之元

作无或可商餘皆是也易乾釋文引說文无奇字無也

通于无者虛無道也王述說天屈西北為无與刻改正

合通于无者雅雨堂本无作元萬歷注疏本津逮本通志堂本皆作无王述說繫傳抄本亦如此徐鍇曰如

王述說則南唐時所據唐本正作述鉉本作兩宋本眾

育依他部改耳安知王述王育不為兩人乎

本及毛板初印脫誤不可通今欲強為之說而讀奇字

句絕恐未安易釋文及一切經音義卷六皆引无奇字
無也彼多一也字知唐初人竝讀奇字無句絕忽破其
句左驗全無

弟五十考音義至 蝻矣 施乾作蝻益蝻之誤

長部云跌蛩也今本譌舛 今說文跌蛇惡毒長也惡當

爲蛩蛇蛩當乙轉云緘句蛩句蛇毒長也釋魚釋文引

說文蛇毒長也舊本有此語又與偏旁合不當刪

弟六騰稻中畦也至爲田字 剡改是文選西都賦注南

都賦注皆引說文塍稻田之畦也後漢班固傳注引塍

田畦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卷十一及玉篇皆引塍稻田

畦也釋上疏引塍埒稻田畦隄釋上釋文引許云塍稻

田畦

易曰不菑畚田从田余聲 此當訂既眾本不菑畚田四字爲句知許氏所引易必不與今本同无妄釋文不耕穫或依注作不耕而獲非下句亦然下句者不菑畚也亦者亦多而字也是陸所見或本作不菑而畚與說文正合易无妄疏唐石經初刻及易舉正皆云象曰不耕而穫以推爻詞必作不菑而畚此攷據之法要在無字處吹索者又按畚字釋文引馬融曰田三歲也復引說文云二歲治田也則舊說文作二歲今說文云三歲治田也校者依釋地采芑保介傳改耳其實許氏必有所承無庸盡拘雅訓坊記注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畚三歲

曰新田是鄭與許合矣

弟六十 一葉 今說文刀部無劇字 文選北征賦注王粲詠史

詩注陸機苦寒行注皆引說文劇甚也今刀部脫耳

弟六十 三葉 鑄 至 為長 此無勞訂商音同字所長幾何

弟六十 四葉 酌酒泉天依阪也 至 為陔字 此豈麗乎地豐其

屋之例所可通乎既篆體為陔必說解亦為陔剗改是

今剗改說解中𠂔字皆作𠂔非篆非隸 唐石經詩作𠂔

爾雅作𠂔蓋𠂔為隸變𠂔為隸便耳漢碑寓亦从𠂔以

為非篆非隸未見其然

弟六十 五葉 𠂔 至 改說文也 𠂔部有重文𠂔云闕繫傳載李

陽冰言蓋籀文今此𠂔字據彼改耳而以爲取汗簡等

書是忘說文有𦉑字也

弟六十 惠氏定字乃因以改周易集解周易集鄭注及自

作周易述皆云𦉑如其來如其繆甚矣 京鄭易作𦉑

見周易會通所載古易音訓而云繆甚京繆矣鄭繆乎

如謂鄭易非晁說之所見宐直攻晁之僞如不知惠有

所本卽繆甚者不在惠矣

醴酒味苦也 至 从酉今聲 𦉑部𦉑長味也則醴爲酒味

長可知丁綳士說

文選長笛賦注引字林醴甜同味長也同字疑衍 此引

失實長笛賦無此注長笛當爲洞簫味長當爲長味

弟六十 說解當云古文亥亥爲豕 小徐重亥字是也 故字與豕同

小徐作與豕
同意非也 轉寫譌脫耳 繫傳本作與豕同意不誤
玉篇亦引說文與豕同意今此改云故字與豕同許書
無此例甚不然也徒以冫字重出窮于攷索故先于女
部變發重出之例以陰爲古文豕地而至此遂厚誣許
書不知古文豕減一畫爲亥有李陽冰言可據余于女
部變辨之詳矣

海甯後學許淮祥校字